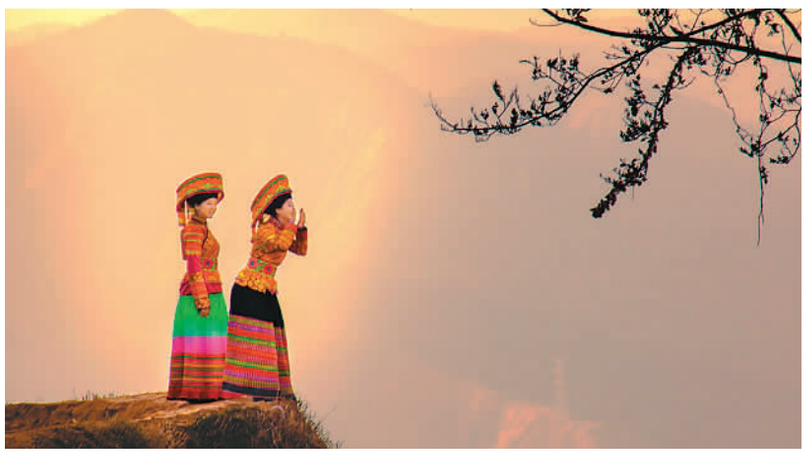
◎现场

米易的时光

□肖克凡



这是夏深秋浅的时节，这是“清凉度假·在米易”会场，我听到这首《梦回马鹿寨》。四位彝族歌手登台放歌，歌声里有他们的故乡马鹿寨，那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于是，我的米易时光也在歌声里开始了。

“曾经骑着骏马奔驰在你的脊梁，也曾站在你肩膀眺望雅砻江，狂乱的风雨里，能听见你的呼唤。曾经穿着皮袄依偎在你身旁，也曾躺你怀里仰望过雄鹰，漂泊的日子里，让我们总会唱起你，美丽的马鹿寨，我心中的马鹿寨……”

跟随着令人魂牵梦绕的歌声，我们走进远古传说中的颛顼（zhuān xū）部落，依稀可见川西南大裂谷地带的华夏先民身影。

《山海经》记载，太阳清早从扶桑升起，行至中天普照万物，晚间则落于若木歇息，夜幕笼罩原野。若木即古称“迷易”的地方。如今这里改称“米易”。在米易县白马镇，发掘出距今4000到3000年的何家坝史前遗址。综合古籍记载与专家考证，五帝之颛顼就诞生于此。几千年来，远古先民的后裔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

清代文人何东铭所著《邛嶲（qióng xī）野录》，以纪事方式全面而详尽地展现此地五千年的历史沿革与独特的民风习俗。2016年米易被认定为“颛顼文化之乡”，2017年被确认为“傈僳族祖居地”。

如此清爽时节，我听到的《梦回马鹿寨》，应当就是黄帝后裔的歌声了。一瞬间，仿佛站在颛顼部落与米易城区的交叉点，感受着被浓缩的时光。

是的，米易时光早在史前就已开始。奔驰的骏马，翱翔的雄鹰，清澈见底的雅砻江，日夜流淌的安宁河……如今，人们终于将目光投向这片古老的热土。

清代学者徐昱用“四时暄暖，五谷百产”八个字，概括了米易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环境和丰饶的物产。此外，这里还有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

彝族汉子歌唱的“马鹿寨”，几乎就是多元民族文化的符号，象征着安宁河谷的人类情感。所谓梦回马鹿寨，不是梦回荒凉贫瘠的历史，而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辛勤劳动的讴歌，对文明建设的礼赞。

然而，我们没有拜访歌声里的马鹿寨，而是来到普威镇的独树村。就其多元文化的“精神故乡”而言，米易县村村都是“马鹿寨”。

一块巨石镌刻“独树村”三个大字，立在村头迎客。我不由得想起“独树一帜”这个成语。这里是彝族之乡，刀耕火种的年代早已远去，新时代山区农村的果蔬种植、梨园采摘旅游休闲项目，渐渐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独特风景。

沿红壤坡道攀援而去，人便被梨树包围了。米易森林覆盖率达63%，人一进山便掉进绿海里，彼此不见身影。

米易地处南亚热带干热河谷，热量丰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素有“内陆三亚”之称。这里全年生长各种果蔬，米易人不懂什么叫“青黄不接”。

正值果实累累的时节，山坡梨园显得充实而饱满。红壤坡道两边站满梨树，枝头挂满雪梨，一只只被白色纸袋包裹着，不露真容。这是梨园的防鸟措施，却平添几分含蓄。这并不张扬的丰收喜悦，不置身梨园是难以体会的。

一株株敞开胸怀的梨树，正等待采摘。梨园深处，果树低垂，人人弯腰俯首穿行，这是对大自然的致敬。

米易出产的雪梨，汁多味美，令人大快朵颐。米易出产的红梨，红艳鲜亮，宛若红扑扑的脸蛋儿。站在梨树下而不是坐在家里品味鲜梨，也是难得的人生体验。人们忘情地采摘，提筐携篮，满载而归。

暮色四合。普威镇独树村的坝坝宴，朴实而盛大。村头小广场再次见到那四位彝族歌手，他们仍然身着彝族服装，献唱新歌《蓝色的安宁河》。我知道贯穿县城的安宁河是米易的母亲河。他们对母亲河的礼赞，同样饱含“梦回马鹿寨”一般炽热的情感。

“蓝色的安宁河，温暖的母亲河，永远流淌在我心里。闪烁的霓虹灯为你守候，灿烂的世纪里为你飘香。蓝色的安宁河，绿色的家园，养育米易各族儿女……”

他们的演唱充满真情实感，犹如歌颂母亲般赞美着安宁河，令人感动。随后，他们返场演唱《米易酒歌》，歌词却是彝语。

没有赶上十天前的彝族火把节，此时却听到纯正的彝语歌曲。

我不懂彝语，却能够听出歌声里洋溢着热烈情感。我猜想在火把节上，他们也演唱了这首《米易酒歌》。因为，在如此安适宜居的地方，人不可以不饮酒的，饮酒不可以不唱歌的。在独树村坝坝宴的篝火晚会上，酒醉人，歌也醉人。

趁着篝火晚会的间隙，我跑去采访。穿过人群，终于找到被称为“彝迷组合”的四位歌手。我认为他们是专业歌手，称赞他们“合音”唱得好。

他们的回答令我惊诧不已：“我们不是专业歌手，我们只是在歌唱自己的家乡……”

这四位彝族兄弟，杨华是攀莲镇副镇长，何明元是普威镇副书记，冉超和何岩松都是县里干部。如果以习惯用语来描述他们的身份，那就是“业余歌手”。如果以文艺语言来描述他们的身份，那就是“乡村歌手”。乡村歌手，脚踏故土，心系故乡，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歌者。他们赞美花香，那是真正的沁人心脾，他们赞美蓝天，那是真正的晴空万里，他们赞美四季，那是真正的美好时光……

我得知《梦回马鹿寨》这首歌颂家乡的原创歌曲，荣获2016年西南七省（直辖市）十佳创作作品奖。

马鹿寨坐落在米易县得石镇，尽管此行不曾抵达，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家乡热土的挚爱。

我深深受到他们歌声的感染，宛若品尝米易盛产的水果：莲雾、葡萄、青枣、芒果、枇杷、樱桃……如果套用古人诗句，我会说“日啖枇杷三百颗，不辞长作米易人”。

坝坝宴的篝火燃起，火焰照亮人们的笑脸，火光直冲斗牛。在米易夜空里，我看到大都市久违的满天繁星。

歌声再次响起。四位彝族兄弟返场了，他们放声歌唱《米易时光》。

“这是美的邂逅，相逢安宁河边，这是爱的相邀，揉进米易时光。彝家新寨，傈僳风情，千年情韵，万古乡愁，星辉望月楼，月留白坡顶，远古的何家坝，传颂着今日风流，花香四季春满枝头……”

这是歌声里的米易时光，这是米易时光里的歌声。从远古的颛顼部落，歌声沿着安宁河水，不舍昼夜滋润着今日米易，继续奔流向前。

遥远的前方是大海。大海的潮汐里，融进米易歌声里的时光。

故乡的大学生们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陆建华

差不多80年前，即1940年12月31日，我出生在苏北里下河水乡深处一个名叫“南荡村”的地方。故乡到处河网密布、沟汊纵横，出门就见水、离船不便行。我家周围的村庄，至今仍深记不忘的有：北荡、姜港、草王、董潭、洋汊、沙沟、丁沟等，单听这些村庄的名称，眼前就会浮现白水茫茫水天一色的寥廓景象。

南荡村附近有一个千年历史的临泽镇，距离虽然只有10里路，但因交通不便，去一次临泽镇就得花一天的工夫。我的二姑母活到70多岁，她老人家直到去世前，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临泽镇。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从高邮城一路烧杀抢掠过来，到了离南荡村还有5里的地方就掉头回城了，不是强盗发了善心，而是那路太难走了。

交通闭塞不仅意味着贫穷艰难，也必然导致文化落后。

1952年，我12岁。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已开始着手抓教育，但百废待举，上级虽然努力向各地调配接受过师范教育的老师，但缺员太多，只能先把满嘴子曰诗云的私塾先生稍加培训，再回到只是改了私塾名的小学任教，其教学质量就很难说了。就这样，群众已经很高兴了。那年头，孩子能读完小学，就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小秀才了。

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母亲反复思考后，产生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想法。她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见识过人。她发现我自小喜欢看书，期望我更有出息，更重要的是，她不相信那些刚脱下长袍就当上公立学校教师的先生们。她花了几天工夫，终于说服我的父亲，下决心节衣缩食，把我转到10里外的临泽小学读书。跨出这一步，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不是小事。母亲说不出深奥的道理，她反复强调的就是那句如今已为家乡人熟悉的话：“养儿不读书，就像养条猪！”

我是1952年秋转到临泽中心小学插班读六年级的。小学毕业后，考入高邮县中学，读了六年，再考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年高中语文教师，就调入党政部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直至2001年初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岗位上退休。

从一个愚顽的乡村孩子成为有知识的大学生，后来又成为国家干部，我的人生经历如此简单明白，只需数百字就可以交代清楚。可这数百字耗费了父母多少心血啊，是他们手把手领着我写成的。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爱好读书写作。但在我的家乡，很长时期里，人们对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我的写作，而是我的大学生身份，因为我不仅是南荡村，也是临泽南乡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

1959年夏天，我接到扬州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喜讯很快传遍全村。邻居中有一位读过几年私塾的姓房的老爷爷，逢人就夸我有出息。有一年放暑假回家，我去看望他，老人满怀好奇地问我：“到了扬州上‘洋学堂’，你现在肚子里的学问一定深得很，一根竹篙探不到底了吧？”

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全民饥馑的岁月接踵而至，房爷爷没能逃过这一劫。后来我曾在散文《粥里春秋》中满怀敬意地写上这位善良可爱、略带迂腐的老人。

身为家乡南荡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起初我也曾暗自欣喜，但很快，我和父老乡亲们一道陷入了沉思：为何家乡的教育如此落后？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南荡村连高中生都几乎没有，更别说大学生了。当年我考上扬州师院后，多少南荡青少年的心中暗自做起大学梦，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遥远的梦。期盼啊，祈求啊，这个唯一的纪录，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被打破。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南荡村一个名叫姜文娣的姑娘以优良成绩考上徐州的一所大学。她成了报喜的春花。一花引来百花发，此后村里每年都有年轻人考入省内外的高等学校。

2000年高考发榜，南荡村多名学生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我的直系亲属中，就有两名侄子、一个外孙女，分别被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扬州大学录取。

当年我去扬州师院报到，是我务农的弟弟帮我挑着行李，步行50里，送我到大运河旁的界首镇，从那儿搭上了轮船。不足100公里的路程，整整花去一天工夫。这一次，两个孩子到南京报到，早晨接到他们的父母在南荡家中打给我的电话说“孩子已上车赴南京”，中午，两个孩子就喜孜孜地到了我的家中……

最近，我与南荡村的干部通了电话，请他们就改革开放40年来南荡村考上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情况，作一个概括统计。他们特地组织人员冒着高温深入每家每户调查登记。

三天后，回复的电话到了。村支书告诉我：“南荡村目前约有田2700亩（含鱼塘面积），1500多人口。改革开放40年来，共有113人考取大学。在省、地、县党政部门工作的南荡大学生多得很，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也可以见到南荡大学生的身影。一位毕业于山西大学新闻系的段姓学生，因为工作勤奋，曾任山西电视台副台长、省中青年专家；一位陆姓青年如今已是南京大学副教授；已知有3名毕业于国内著名理工高校的南荡大学生在上海重要科研单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南荡大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的，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已超过20人……”

我边听电话边记录，到后来顾不上回话，生怕漏掉一个字。村支书不放心地问：“都是些枯燥的数字统计，有用吗？”

我停下笔，一字一顿地郑重感谢他：“谢谢你！你提供的这些数字，一点也不枯燥，它们都是诗，是献给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最动人的诗啊！”

金黄的稻田

□孙善文

一

稻田一畦连着一畦。隔畦相望，从塞北江南，到天涯海角。

我无法看清它的尽头。于是，我一次次从风声中感受它的辽阔。

我们村口是一望无垠的海洋。一片平川旷野，被称为半岛粮仓。天很蓝，就像一只佛手，平和地舒张。无论村庄、稻田和我，还是天上那不管从何处起锚的浮云，都感受着佛手心的温暖。

我离不开村庄，离不开稻田。勤奋的庄稼陪着村子，一代跟着一代，一代养着一代。千年的村庄成了站立的背景。稻秆也是站立着的，哪怕收割后的稻茬，都保持着当初的挺立，等待来春。

村庄，像一座站立的图腾，穿梭于季节奔忙的时光。

二

秋的到来，是风告诉我的。它浩浩荡荡染黄一片稻田，又繁忙地从这畦赶到那畦。

稻田一直繁忙。我所在的国度都是繁忙的。从耕地、播种、施肥、除草、灌溉，到收割。从上古到如今。因繁忙而挥汗，因挥汗而收成。

曾站在低处的稻禾，用每一次的拔节，来展示仰望日月的力量。

秋风飒飒而行。每一个愉悦的表情，都是金黄涂抹的唇语。

粒粒皆辛苦。稻谷喂养我的祖辈，承载父母简单的情爱，我的理想也因稻田的芬芳而升华。

禾有多绿，苗有多壮，谷便有多黄。所有美丽的遇见都是一盏灯。甩出的汗滴，是灯油。亮灯，是一种坚定的传承。

三

母亲曾整日装着我们家的一亩三分地，装着春夏秋冬。勤劳的她，每天除了协调各个锅碗瓢盆的出场顺序，便是用简单的农具，和农田探讨生活的酸甜苦辣。

现在的稻田，因各种机械化作业，务农变得快捷简便。连通向农田的路都变为水泥道。

我的兄弟姐妹，顺着时节的变换，从工厂回到稻田，与南飞的候鸟同行。候鸟在农田的上空说着远方的语言，与村子里饭桌上传出的各地方言极像。

几千年的农业税已作古。农业补贴、医疗保障，还有真切的探望帮扶，将乡村生活吹暖。

农田不变，稻谷坚实。蓝天下的金黄，足以见证每张笑脸的安详饱满。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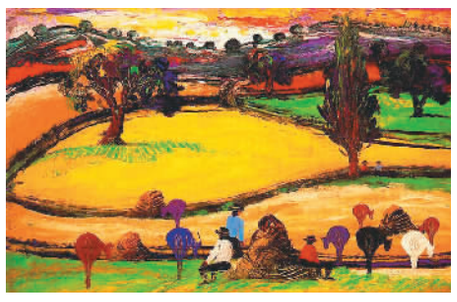
红旗是鲜红的，这是祖国的底色。

五星是黄色的，是我们稻田的黄，黄得金亮。

我赞美每朵盛开的稻花。它们香气如兰，总在季节的奔走中厚报于土地。

我前世或许就是一株稻苗，默默长在田地里，吸取土地的养分，在献出稻谷后，又把自己埋进这块农田，化为肥料，哺育来年的稻香。

在祖国的南方，雄鸡的脚部，一个叫雷州半岛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有一大片金黄色的稻田，可以看到我的祖国。



燕山深处诗上庄（二首）

□叶延滨

题记：河北兴隆燕山环抱有个上庄村，是老诗人刘章的家乡，近年村庄以诗歌文化带动新农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诗上庄”。今年夏天，我第三次来到这里，以诗记行。

清晨听到一声鸡叫

清晨听到一声鸡叫
我必须确认一下这只鸡
不是窜进我梦里的那一只
还没确定是不是做梦
又一只鸡叫了一声
叫得像是电视剧里那一只

清晨居然真的听到一声鸡叫
我可以确认这是鸡在叫
不是梦里的那一只
电视剧里那一只叫得更好听
只因梦里那一只叫了
天不亮，梦会更香

清晨听到一声鸡叫
把山坡叫绿
把山溪叫得哗哗地流
把野花小草都叫直了腰
让我想起，昨夜投宿诗上庄

燕山深处诗上庄
听得见鸡叫的地方
在这里，必须回到诗歌里
因为一只公鸡正教你回归诗意
天下第一的诗意
睁开睡眼看世界的诗意——
雄鸡一叫天下白！

诗人对唱歌的村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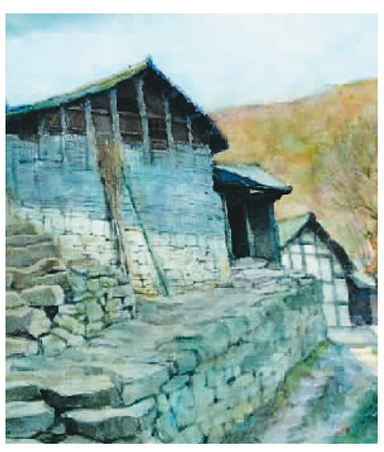
诗人叫刘福君
诗人给上庄村写了一首村歌
村姑们在广场唱这首歌
唱给采风的诗人们听
没舞台正好接地气
山为墙，山峰拱起了苍穹
银河为灯，星光灿灿

（从《诗经》那时候开始
诗人就会到乡村采风
采风毕，还要给村姑们写诗
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村姑们唱完了村歌
诗人刘福君上前对她们说
要带点感情
咋样才带感情？
唱这段，上庄啊我的上庄
手一扬，就这么唱出一个小弯……

（山峰在星光下划出山脊的小弯
那叫峻峭，那叫阳刚
流水在村头转出山溪的小弯
那叫多情，那叫柔美）

这个叫刘福君的诗人
在村头星光下对村姑们说诗
说诗，带着感情说的时候
他的身子俯向足下的土地
俯出一个谦恭的小弯……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